

主编 张忠礼 徐潜

大学生

余秋雨散文赏析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

余秋雨散文赏析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主编
撰稿

张忠礼
张忠礼
王小强
李乃莹
刘钊
栾贵勤

主审

徐潜
徐潜
周双丽
俞宽宏

责任编辑 朱邦贤
技术编辑 徐国民
刘坚刚
责任校对 王玲俐
封面设计 王磊
出版人 朱邦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余秋雨散文赏析 / 张忠礼,徐潜主编.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2.2

ISBN 7-81010-622-8

I. 大... II. ①张... ②徐... III. 当代文学—散文—文学欣赏—中国—大学生—课外读物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3025 号

大学生·余秋雨散文赏析

主编 张忠礼 徐潜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零陵路 530 号 邮政编码 20003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插页 3

字数 356 千字

版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100 册

ISBN 7-81010-622-8/I·2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余秋雨先生的全部散文,一以贯之的主题——总结古今中外文明兴衰荣辱的规律,探索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之路。

散文中既有对太平盛世、一统江山的文化考证,也有对乱世之秋、生灵涂炭的历史反思;既有对欧洲文艺复兴后社会繁荣的溯源剖析,也有对人类几大古文明彻底坍塌的理性探索。作者以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凭借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抽象的文化概念,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处处散发出哲理的光芒。其激昂处,令人荡气回肠;其伤心时,使人悲从中生,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民族自尊、自强的信心与决心。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散文的魅力所在,这也是余秋雨散文能风靡海内外、历久不衰的原因。

为了能使读者朋友充分地了解余先生文章的精华与要义,我们从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及《行者无疆》中精选 56 篇文章,加以点评,编写了这本《大学生·余秋雨散文赏析》。编纂宗旨如下:其一,阐述作者所探讨的人类几大古文明兴衰的脉络及传统文化的功过,共襄中华文明复兴之盛举;其二,品味作者饱经沧桑的人生感悟和

充满睿智的处世哲理,以期在今后漫漫人生旅途中少走弯路、登高望远;其三,总结作者写作特点、文章布局,挖掘美学内涵,让人在轻松、愉悦、美的享受中开阔视野,提高文学素质,学习散文的创作之道。

我们深知,以我们的知识和文笔,阐释余秋雨先生那丰富深邃的学识,实是力有不逮,姑且算是一种尝试吧!诚望读者多多指正。

编者
2002年元旦

目 录

霜冷长河·自序	1
中秋	8
垂钓	13
关于友情(节选)	17
关于名誉	40
关于嫉妒	60
关于善良	80
文化敏感带	99
游戏还是战斗	107
无执的人	111
秋千架	115
千年一叹·自序	130
雨中的白发	138
我一定复活	144
告别妻子	148
阅读大地	155
佛主笑了	160

恃弱和逞强	165
人口爆炸	169
甘地遗言	175
我拒绝说它美丽	179
万仞银亮	185
远征和失序	189
迷昧与保守	195
中国牛的眼神	200
今天我及时赶到	205
追询德国	209
致命的象征	213
扼守秋天	218
请回乔伊斯	227
漫漫长夜	234
议会——阿尔庭	239
尼雅尔萨迦	243
道士塔	250
莫高窟	259
柳侯祠	269
三峡	276
洞庭一角	285
庐山	293
青云谱随想	304
风雨天一阁	314

西湖梦	330
狼山脚下	342
上海人	351
牌坊	374
酒公墓	383
废墟	393
家住龙华	400
三十年的重量	409
黑格尔老人	418
马六甲海峡	424
山居笔记·小引	430
流放者的土地(节选)	432
苏东坡突围	441
十万进士(节选)	460
遥远的绝响(节选)	472



凉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

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

看得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失望，立即满脸冷漠。我想，刚才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了那么多年，今天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

但是，应该说，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似乎要远得多。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长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

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

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漩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

终于获得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

一次是长江。

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 NHK 电视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它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下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

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几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

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河，是长江的支脉，离这里还非常遥远。说得有点自豪，又有点忧伤。为何忧伤，却说不清楚。好像面对一种伟大时既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愿断然割舍。生命的起点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搁置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理解了，由山峦阻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而有河流相通的遥远则是一种忧伤。那么，长江是否因自己的漫长，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忧伤？正是这种忧伤，使晚风凄凄、烟水

迷蒙、白露横江。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因果，就不容易与外国汉学家们沟通了。

另一次是黑龙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忧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但是，这条河流边上有一大群作家要陪着我去漂流，他们选了一段，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著名的瑗珲，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也是好些个日日夜夜。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据作家刘邦厚先生说，他少年上学时，很多同学寒假回家、开学返校，都要坐着狗拉雪橇在冰封的黑龙江上驶行十几天。半路上因严寒而丧命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景象，实在悲壮得令人神往。

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乐得不合时宜，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吓了一跳？

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戍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我一个人坐在船舱顶篷上这么想着，又一个夜晚来到了。

诗人李琦从甲板上伸头看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构思什么,走开了。不久,见驾驶舱里有人在招呼,走近前去,一个中年男子笑着说:“我是船长,你这么坐着有危险,进这儿来吧。”

在驾驶舱互通姓名,船长居然与我同姓!他眼中立即燃起异样的光彩,双手搭在我肩上,说:“本家,我们这姓在这里很少。”

从此他就不肯让我离开驾驶舱了,要我在沙发上休息。半夜,他见我睡着了,怕把我吵醒,故意让船搁浅,直到天亮。李琦口吟两句:“船搁浅了,船长没有睡着。”

几天后返回黑河,航程结束,我们匆匆告别后上岸,船长突然显得不知所措,发傻一样站在船头。事隔半天,我们在旅馆突然被一群神色慌忙的船员拦截,原来船长舍不得我这个远方来的“本家”,命令全体船员分头在黑河市的一家家旅馆寻找,终于找到,便把我和同船的全体作家一起请到一家豪华饭店,把几天的租船费全部请客了。宴席间,他“本家”长、“本家”短地说了成百上千个“本家”,连作家们都觉得这种亲近劲儿有点不可思议。

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

在这深冬季节,黑龙江应该是坚冰如砥了吧?现在还有一批批的狗拉雪橇吗?但到了这个地步,河已冬眠,因此也已经不成其为河。我所期待的,是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时分;而更倾心的,则是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为什么更倾心?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已减退,夏天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

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

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我之所以无法在热带定居，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看不到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看不到这个，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便走向了精致，也会琐碎和疲塌。

正由于此，当我读到罗素把人生比作长河的文章时，贴心之感可想而知。在这个天才比喻的鼓励下，我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特别是谈谈因经霜而冷峻了的中年人生。

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说到这里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轻慢地对待北京的那位异人。他说我上辈子在河边坐了很多年，这是多好的机语，我怎能摇头？十步之外还有人坐着，陪伴着我，是不是他，不要紧，重要的是长河在流，我坐着。我既然坐了很多年，也就没有错过霜冷季节。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有幸？怪不得这辈子从小就在追忆。应该向异人说声谢谢才是。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夜



古往今来，大江大河都是令人着迷的文化意象，荡气回肠的如孟浩然“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神来之笔；雄

奇豪迈的可见刘白羽《长江三日》的精彩篇章；而激情奔放的则有张承志《北方的河》中对其倾心的歌咏……。江河，在他们笔下是

奔腾的、跳跃的，涌动着生命的力与美，展示出强者的从容与气魄。

然而，秋雨先生《霜冷长河·自序》中的江河是与众不同的：许是一种深沉的思念，遥远的冥想在牵引着作者，他的江河是一种深沉的回忆，柔韧坚决而又延绵不断的。“我更倾心的，则是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为什么更倾心？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已减退，夏天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凉的河水绵延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作者正是想要通过这种意象的阐释，把握并揭示自己体验到生命形态的另一侧面：经历过几番风雨、几番沧桑之后，生命渐渐平息了最初的欢腾与激荡，也由此开始了一种更为深沉的积淀，趋于平和。这种积淀因融入了自身坎坷人生的情感阅历，而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与认知，因此而愈发的透彻、厚重，这亦是《自序》为《霜冷长河》全书定下的基调。

在完成了《文化苦旅》的文化批判与《山居笔记》的精神寻根之后，秋雨先生在《霜冷长河》中开始了人生之旅的更加深入的探寻。相对于《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中的尖锐批判与严峻审视，《霜冷长河》则显得更为理性而含蓄，平添了几分亲切、平易，让人索思、回味。

秋雨先生是以自己的心与情在切切实实地体验并抒写着生命之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这样地悲壮而又令人神往，不仅深深地吸引着作者，也时时启迪着读者，耐人寻味，又令人浮想联翩。秋雨先生笔下的江河不是一种空洞浮泛的文化符码，也不是生硬牵强的附会，它意味着一种和谐的美，这是一种切实的生命的体验，更是一种追寻的目标，而这种追寻需要一生的时间去寻找、等候，通过自己的心、自己的笔去描绘并奉献给读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生命的大河又是

充满温情的、亲切的。正如作者所言,“生命的起点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正是这种相通,使遥远的成了一种忧伤,而忧伤来自于感情的牵挂,来自于彼此的呼应;尽管距离阻隔了彼此的交往,然而情感精神纽带却从未因此而断绝,这恐怕也是作者在文中提到余姓船长以及那一位异人的原因吧。

经过生活的磨砺,情感的积淀,秋雨先生关于江河的冥想犹如陈年老酒愈发显现出芬芳诱人。类似梦呓的话语亦似遥远的回响,冥冥之中的似曾相识牵动着作者点点滴滴的往事情怀。宁静而又悲壮的黑龙江边,作者展开了如飞的思绪,“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这种人河之间的神秘的缘分、本原性的呼唤,是不具体的,朦胧而又令人忧伤的,让人咀嚼再三。终于作者的体验在黑龙江找到了一种寄托、慰藉:人生不就是这样一条河,绵延不息,悲壮却并不荒凉,从容不迫,而又气度非凡。

一如笔下江河的平和、从容,《自序》的语言,可谓是娓娓道来,波澜不惊,却又处处浸透着秋雨先生的冥想与思索,而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忧伤气质,则使文章更显得余韵悠长。



此间情景，很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要么小木屋，要么大海，其它场所与他无缘。

中秋理应有凉意了，但今年却不，居然热得一百多年所未有。这不能算秋天，而没有一个像样的秋天，整个一年都遗憾。

正这么懊丧着，收到了当天出版的《文汇报读书周报》，看见我的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有一篇文章在悼念一位今年刚刚亡故的女诗人。女诗人亡故时享年七十八周岁，但宗江先生一开笔就说：“你没见过她，不知道她人有多美，诗有多美。”宗江先生还引了这位女诗人临终前为自己写的一篇讣告，讣告较长，大意是：我有一间小木屋，仿佛是童话里的一朵鲜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树上，撑着一把小伞，为我遮挡深冬的寒流仲夏的雨。我在小木屋里追忆、思考，假如人间的善恶爱憎无法分明，我愿飘浮在永恒冷寂的太空。

读完这篇自拟的讣告，我立即觉得烦热全消，堕身于一种深秋的诗意里。年迈的女诗人辞世前独住在小木屋里无疑是非常寂寞的，但她竟然寂寞得那么美丽，归去得那么典雅。我随即拿起电话筒，想把这篇讣告当作节日的礼物送给几位朋友，让他们在炎热的中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电话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

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在这半小时，我想了很多。按我的年岁，没有资格悼念她，但我曾亲眼看见，国际舞蹈大师林怀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动地宣称：“我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他的年岁也不大；林青霞也曾乐滋滋地告诉我，她对上海的了解和喜爱，大半来自张爱玲；今年上半年我独自在马来西亚一座座城市间漫游，每个城市的报社都安排了我与当地的读者见面座谈，读者们所提的问题中频频出现张爱玲的名字，这些读者就更年轻了；在国内，大家知道，北京一批刚刚学成归来的文学博士们自发评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张爱玲的名字排在很前面，评选这件事颇多是非，但张爱玲的排列却很少有争议……这一切说明，张爱玲享受着一种超越年岁的热闹，而她居然还悄悄地活着，与这种热闹隔得很远。

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深刻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凭借更多的材料来思索。

想到这里，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我边说边听着电话那头操作电脑的声音，说完又听编辑小姐复诵了一遍。